

文學溪林

常翻書 多受益

劉益善

開卷有益，這話我一輩子都信奉不疑。

已是人到老年時光了，這一生沒其他嗜好，只是喜歡在工作之餘寫點東西、讀點書。少年時在鄉下沒有書讀，到四鄉找人借書讀，在路上看到一張有字的紙，都要撿起來讀半天，那種飢渴感至今難忘。

在文學期刊做一輩子編輯，自己也寫東西。人家送的，自己買的，書房裏的書是日益多了起來。現如今我有讀不完的書刊，只是缺少些時間，有些書刊也不能細讀，只能翻翻了。

翻翻也好，經常翻書，對於搞創作的人來說，會是很有益處的。書刊中的知識和大量的信息，無疑會起到豐富創作的作用，甚至有時一句話、一則趣聞，都會捅開你頭腦中素材蘊積的那道泉眼，立時湧出耀眼的景觀來。

多年前，我隨我省青年作家採訪團去湘西，在那看了沈從文寫《邊城》的茶峒，看了鳳凰縣城之後，我們還看了一個山洞。這個山洞很深，岔洞紛繁，景色奇異，確實是處好景觀，但是卻由一個生產隊管理，賣門票作副業收

入。幾個老頭看守洞門，隨便拉了幾條電線進洞，掛幾個燈泡照明。

我們看完山洞出來，見那幾個守洞的老頭在喝酒，臉紅紅的，還拉着我們請喝酒，很有意思。我不知怎麼腦子中突然冒出了一個想法：如果這幾個老頭喝醉了酒，洞裏的電斷了，在洞裏遊覽的人走岔了路，出不來怎麼辦？

這個想法只是一閃念，很快就被其他的事情沖淡了，再也沒有從中思索出點什麼東西來。

好多年之後，在一次翻閱《讀者文摘》雜誌時，見上面摘了篇《紐約大停電》的文章。紐約這個現代大都市，一旦沒有了電，會發生些奇奇怪怪的故事。一群人困在地鐵車站黑暗的地道裏，恐慌至極，找不到通向地面的通道口，卻有一個女人，把幾百人引出了地



●讀書是很快樂的事情。 AI繪圖

道，帶到地面。到了地面後，人們才發現她是個瞎子。

這故事立刻使我想到了湘西的那個山洞。這一

想就不願丟開了，於是一個完整的短篇小說的構思在我頭腦中成形了。剛巧，當時在《芳草》雜誌做編輯的池莉寫信約我給篇稿。我很快就把這個山洞的構思寫出來了，寫了萬把字，這就是後來發表在《芳草》月刊上的《暗洞之光》。

我在小說裏寫了一個瞎子少女與斷電後迷失在山洞裏的小伙子的故事，着重寫瞎子少女的美好心靈與超凡的感知能力。明眼人看不清，瞎眼人卻辨得明，生活中這種哲理含義，俯拾皆是。我的這篇小說還得到幾個文壇友人的稱讚，盲人的啟示永在。

讀書是很快樂的事情，翻閱雜誌報刊是很愜意的事情。書籍能告訴我們許多道理：生活的道理，為人的道理，甚至寫作的道理，是不是這樣呢？

開卷有益，我永遠信奉。

（作者係《詩刊》1981年－1982年全國優秀作品獎得主，湖北省作家協會原副主席，《長江文藝》雜誌原社長、主編）

櫻花是青春失落的夢境

賀愛明

櫻枝在宣紙上暈開 所有
墨色未乾的詩行都在顫抖
春風沉醉的夜晚
月光碎銀般的沉默
春寒中每一片墜落都是
與地心私奔的密約
情緣正隨潮汐褪去
泥土深處傳來瓷器裂響

離別像一場輕盈的春雨
悄無聲息卻濕潤了大地
當墨色洩成江南的雲霧
泥土縫合了所有皺褶的香氣
一首詩裏櫻花忽遠忽近
在真實和虛幻間游離
風再起時，你彷彿仍站在
當年那場萬瓣紛揚的櫻花裏

（作者係中國散文學會會員）

時代詩行

一方水土

一根牙

曲靜

人的局限太明顯，這讓人沮喪，但用創造力和想像力或許還能彌補一些，誰知道呢？總覺得自己還有很多事應該去做、可以去，時不我待似的；可隨即又塌下腰，自嘲道：你以為你是誰？比如此刻，我想寫一頭小象，一頭早已消失在歷史長河中的小生命，可就是力所不逮，無論如何不會鋪排、不好鋪排，不知怎樣才能讓小傢伙活過來，哪怕一會兒。

幾萬年前在北地，在高緯高寒地區，大規模出現過，然後又滅絕了。無數個凍原之下或留下些痕跡，較之大地蠻荒，還是信息太微弱，幾可忽略。

身邊一根小猛獁象牙具體地將一個生命的留存證給我看。撫着這枚門齒的斑駁，想像着牠的小身板未太長成便凋零，心就揪得慌。

為獲得一些直觀的安慰，一遍遍刷《冰河世紀》，小孩子樣把自己代入動畫片裏，看那個遠古的長毛象的皮毛、牠額前凸出的一塊俏皮、靈活甩動的鼻子、一對向上向後撿起的長牙……以及動畫片裏才能體會到的它的情意深厚、快意思仇。

如果能夠，讓時光倒掠，刷刷滑到史前，刷到小象家族鼎盛的時代，刷到星球還是這個星球，卻純粹得讓人陌生，一眼望過去的地貌植被和風景或風情，都有着被濾鏡濾過的清新乾淨。也有攻訐掠奪，甚至殺戮等等弱肉強食，也只是優勝劣汰的進化，無關陰謀陽謀。象群汲水，個頭矮小又不喜靜的小傢伙滾一身泥巴，候着母親嗔怒的噴淋，伯伯叔叔們卻沒那份閒適，昂着頭，甩着濕的鼻尖，遙想着行旅的下一地。

小象長成大象，大象又生下小象，只是生命種群越來越小、越來越少，天地也變幻了。氣候變冷，大地冷寂，生機不再，象群疲憊也不成規模地遷移、尋找一線活路，有些倒下就再也無法起身。飢餓、寒冷，還有看不到希望的跋涉，消耗着生命，更消耗着意志。

終於一切都結束了，陷入泥沼中的黑暗將無數未竟的內容抹殺。

一根完整的小猛獁象門齒孤零零地出土在人前。

不似現代象象牙的長直，它長長的彎轉着，類



●我曾在回顧《冰河世紀》時細觀長毛象的模樣。 網上圖片

於一隻碩大的公牛角，卻沒公牛角的凌厲和憤怒。牠長過人的單隻手臂，卻不及人的兩隻手臂展開。粗細不均，基本上也就剛及現代成年人的臂膀。牙根和牙尖尚存顯得牙齒還算完整，只是牙面斑駁，依稀可見一些釉面，泛着灰白。大部分已化成石狀，嶙峋着，裸露着內部幾成渣化的些些不堪。

幾萬年的時光，幾十米的厚土層。壓榨着一具小小的身體。

牠還小呢，相當於人類的幼兒。較之成年象粗壯的象牙類比，牠也就堪堪如小童，遠不及父母體重6到8噸、身高3到5米的一半。

幼崽總會讓人心生憐愛，總會想像牠被父母蔭庇的嬌憨，以及獨對成長的無措……生命本該在最蓬勃的時候卻凋零，一切都終結為戛然而止的一劫。痛嗎？孩子。

這一塊土地，中國東北，包括遼東，猛獁們雄奇偉岸，奔掠於天地間，任長風鼓蕩，旗幟一樣揚起標誌性長毛，飄逸而霸蠻，生命的激情充沛。牠們與其他生物一樣游弋於腳下山川溝谷河湖原地，沐風飲露，採日月之精華，主宰着、創造着、守護着，生生不息。

牠何嘗不是這兒的生靈、性靈，而至神靈，守候一方，君臨天下。

生命的演化，生命鏈條的承接，生命進化的長度和廣度，波瀾壯闊。人類得以從低階到高階，自詡為王，其實萬類霜天競自由，都是共生、共榮、共襄、共助於一堂，何來王者青銅？想想滅絕的，想想瀕危的，想想趨於消亡的，誰又該命中遭屠戮，世上不得存？即以成為人，人何不將智慧及所有生命，還地球以大同？還世界以大同？還蒼生以大同？

慷慨激昂了，對不起，沒接住。

（作者係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吉林市作協副主席。曾獲吉林文學獎。）



插秧記

王繼瓊



●田埂上的狗尾草綴滿露珠。 AI繪圖

春日的薄霧還未散盡，遠處的山巒裹着灰藍的紗衣，田埂上的狗尾草綴滿露珠，像撒落的碎銀。父親赤腳踩進秧田，彎腰試了試水溫，朝我笑道：「穀雨後的水還沁骨頭，可秧苗最懂時令。」我學着他的樣子將秧凳推入泥中，濺起的水花裹着細碎的陽光，恍惚間彷彿回到二十年前——母親也曾這樣教我分辨「煙筒頭」與「直根苗」，那時的秧田泛着青褐，老農們用竹棒在泥漿裏劃出筆直的線，尼龍繩繃緊的刹那，水面裂成規整的方格。

記憶中的集體插秧是一場盛大的儀式。天未破曉，生產隊的哨聲便如遠古號角般穿透村莊。男人們赤足挽褲，在泥濘中跋涉出生活的重量；女人們頭戴草帽，彎腰的弧度像被歲月磨光的木杪。田埂上送飯的竹籃排成行，鹹菜與米飯的香氣裹着水汽蒸騰，混着犁田的吆喝、扯秧的嘩啦、插秧的撲通，交織成春耕的交響。

大爺爺曾說：「插秧如繡花，線走得直，秋收的稻浪才翻得齊整。」我攥着秧苗學他左手垂直握桿，母親掰開我的手指，將掌心朝上虛托：「根要貼着水皮走，插深了爛根，插淺了倒伏。」她示範時，指甲縫裏嵌着洗不淨的泥痕，彎腰的弧度與田埂上的老農無二致。

晌午的日頭毒得能曬出水田的鹽花。濕毛巾裏裹脖頸，草帽簷壓得遮住視線，卻擋不住螞蟥的偷襲。那些黑褐色的幽靈貼着皮膚遊走，待察覺時已吸得滾圓。鄰田的桂嬌姑把艾草揉碎敷上：「稻花香裏說豐年，哪年不被螞蟥討幾口採頭？」她說話時，身後新插的秧苗已列成軍陣，葉尖的水珠在風裏簌簌敬禮。少年的我第一次懂得，豐收的詩行不僅要繡進泥土，還要以血汗為墨。

家庭聯產承包後，插秧從集體狂歡變成了一家一戶的獨奏。父親弓着脊背在自家田裏補苗，泥漿順着脊樑淌成小溪：「根沒吃住泥，和娃娃學步一個理。」他教我兩腳平行後退，指尖抵住泥下三厘，起身時線線已蜿蜒成押韻的田園詩。十六歲那年貪睡誤工，趕到田頭見昨日插的秧苗東倒西歪浮在水面，如醉酒的詩人。母親提着竹籃送來艾草團，糯米香混着汗酸在舌尖化開：「種田不單要力氣，還得懂門道。」曬穀場上的秧馬堆成小山，月光給它們鍍上銀邊，像擱淺的船。

最難忘那次與妹妹們外出插秧賺工錢。

手指在泥水中泡得發白，指甲磨得薄如蟬翼，碰一下便鑽心地疼。晌午蹲在田埂啃冷饅頭，看水田從晨霧中的「黃」變成正午的「白」，再染成傍晚的「綠」，突然懂得農諺裏「人誤地一時，地誤人一年」的深意。布穀鳥的啼鳴混着搗衣聲掠過田野，那些佝僂的背影與青青稻秧，早已在歲月裏長成大地的年輪。

如今再回故鄉，插秧機的轟鳴碾碎了往昔的寧靜。秧線筆直如印刷體，拋秧盤技術讓六歲孩童都能站在田埂天女散花。可當我蹲身觸碰溫涼的泥漿，分明聽見二十年前的童謠：「插秧莫學蜻蜓點水，要學春蠶吐絲。」曬穀場上鏽跡斑斑的犁把靜默着，像退役的老兵。父親撫摸着自動插秧機的鋼鐵骨架，眼神卻望向遠處——那裏曾有他親手插出的波浪般的綠毯，有螞蟥吸血時桂嬌爽朗的笑，有被女人們扔進泥塘的狗叔狼狽的模樣。

暮色四合時，老水牛在欄裏反芻往事。月光灑在拋秧盤育出的規整秧苗上，卻照不見當年婦女們天蒙蒙亮扯秧的身影。她們彎腰時濺起的水花，曾驚起田魚躍出水面；捆紮秧苗的稻草繩，繫着整個村莊的希冀。如今的年輕人已不識「片瓦四棵」的秘訣，更不懂為何要把稗草當作仇敵——那些浸潤着農耕智慧的細節，正隨老輩人的皺紋一道淡去。

春插不僅是農事，更是一曲生命的禮讚。父親布滿老繭的雙手曾如行雲流水，讓秧苗在田間站成等待勃發的士兵；母親拋秧時「丟到太平洋」的玩笑，藏着農人對土地的敬畏。如今我站在玻璃幕牆的辦公室裏，鍵盤敲擊聲替代了布穀鳥的啼鳴，卻總在雨季來臨前夢見自己赤腳踩進秧田。冰涼刺骨的水漫過腳踝，螞蟥在腿肚上畫出血色圖騰，彎腰時脊椎發出脆響——這些疼痛的記憶，反而成了對抗都市虛無的良藥。

科技讓農耕褪去苦辛，卻也抽離了人與土地肌膚相親的溫度。那些集體勞作的歡騰、家庭協作的溫情、與自然博弈的智慧，最終封存在泛黃的記憶裏。但我知道，當城市的孩子指着稻田問「大米是不是樹上結的」時，總會有老農蹲下身，抓起一把黑土：「稻子啊，是從人腰桿彎成的橋底下長出來的。」

遠處，水波蕩漾處，插秧機的履帶碾過新泥。

（作者係中國微型小說學會會員、中國少數民族作家學會會員、貴州省作家協會會員）